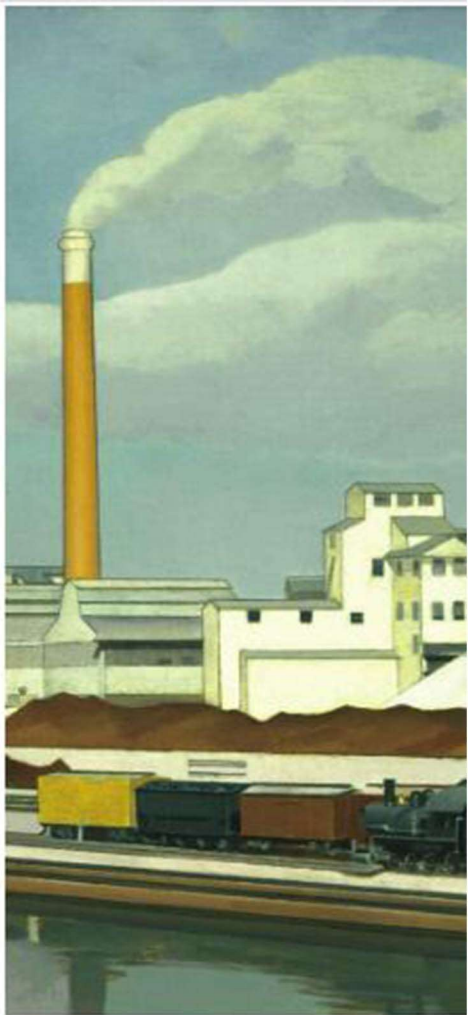


 汇炬丛书



20世纪 美国绘画中的物

王赟平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汇炬丛书

20世纪 美国绘画中的物

王赞平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美国绘画中的物 / 王贇平著.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ISBN 978 - 7 - 5520 - 3553 - 7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绘画研究—美国—20世纪 IV. ①J20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72872号

20世纪美国绘画中的物

著 者: 王贇平

责任编辑: 应韶荃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47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8

字 数: 155千字

版 次: 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节 关于物的考察 / 1

第二节 选择美国作为样本的原因 / 11

第三节 关于物与 20 世纪美国绘画的研究文献
综述 / 15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21

第一章 物之为物——传统的延续 / 25

第一节 西方绘画传统中对物的使用 / 25

第二节 20 世纪美国绘画中物之传统的延续 / 46

第二章 物的崛起 / 69

第一节 传统的衰落 / 69

第二节 物的崛起 / 74

第三章 物的转向——抽象表现主义绘画 / 81

第一节 对物的摒弃 / 82

第二节 从物向物性的转向 / 119

第四章 物的统治——波普与消费社会 / 137

第一节 波普艺术中的物 / 137

第二节 物化与符号化 / 154

第三节 物的背后 / 161

第五章 波普之后——物的危机 / 173

第一节 新艺术形式与物的危机 / 173

第二节 物与绘画的未来——两种观点 / 181

结论 / 191

参考文献 / 197

后记 / 205

人名和术语索引 / 209

艺术作品索引 / 217

导 论

古往今来,绘画中出现的物不计其数,从庞培壁画中女士手中拿的酒杯,到荷尔拜因画中的各种科学仪器,再到贾斯培·琼斯作品中常用的美国国旗,物进入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构成了一个与人物、自然风景迥然不同的特殊体系。

什么是物?人与物的关系如何?关于物的研究一直是哲学界、艺术界不断关注的课题。

第一节 关于物的考察

物的概念在东西方都是一个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考察物的词源与语义生成,对其作出界定,将有助于理解物在绘画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中国文化中的“物”

“物”在中国文化中是个重要的词，基于“物”构成的词语也数量众多，如“物体”“物质”“物种”“物性”“物色”“事物”“唯物”“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物是人非”“物竞天择”等，“物”在其中分别作为动词或者名词存在。

《说文解字》里面的“物”指的是世间万物。《诗·小雅·无羊》中有“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句中的“物”指的是杀牛。除了杀牛这个本义外，作为动词的“物”还有主宰、操纵、选择的意思，如《庄子·外篇·山木》中有“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作为名词存在的“物”，指的是世间一切东西。《荀子·劝学》中“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物”就是这个意思。而公孙龙《指物论》中的“物”指的是物质或存在。^①

王庆节认为，老子的“道-物论”或者“自然物论”、庄子“齐物论”和公孙龙的“指物论”是中国比较早的物论。^②

冯友兰认为，在《指物论》中，公孙龙用“物”来表示具体的事物，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而庞朴说公孙龙所谓“物”，就是物质或存在（庞朴《公孙龙子研究》）^③

二、西方文化中的“物”

对物的研究，在西方哲学与艺术中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② 王庆节：《道之为物：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第39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到古希腊时期。目前中文翻译中的“物”，主要针对德语“Material”“Stoff”“Sache”“Ding”“Gegenstand”，法语“Objet”“Choses”和英语“Thing”“Object”等词。其中，德语“Material”“Stoff”和英语“Material”是“物质”与“材料”意义上的“物”，这两个概念与本文要讨论的“物”没有直接的关联。德语“Sache”“Ding”，法语“Choses”和英语“Thing”，这几个词也都被翻译成“物”，这与我们通常讲的“物象”“事物”相近。而德语“Gegenstand”、法语“Objet”和英语“Object”虽然也常被翻译成“物”，但更多时候指的是“对象”。

由于语言表述的复杂性，不同语言在不同境遇下使用“物”这一概念时往往采用不同的词，这为解读“物”的含义带来了困扰，而不同语言间相互转化翻译的不确定性，又加剧了这种难度。如康德用“Ding an sich”表示“物自体”，而黑格尔则用“Sache selbst”表示“事物本身”。马克思对“Sache”和“Ding”这两个术语使用频繁，而且常常混杂在一起，而在英文的翻译中，这两个词通常都被翻译成“Thing”，中文翻译则都翻译成“物”。这种语言间的转换往往会使词语的原初含义发生改变或者缺失，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通过对于“艺术”一词的词源学考察，回溯了希腊人使用的“τέχνη”这个词的本义，进而寻找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是意识到了这种语言流转造成的语义上的缺失。

围绕“物”这一概念，西方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卡尔·马克思、马丁·海德格尔、雅克·拉康和让·鲍德里亚等。

“物”和由“物”构成的诸如“物性”“物化”“物象化”等词，因

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微妙差别,造成了研究者对于这些词概念的认知差异,并引起了诸多争论,如卢卡奇、广松涉和平子友长对于物象化的不同理解。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化了“物化(Verdinglichung)”与“物象化(Versachlichung)”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卢卡奇并未从概念上明确区分“异化”与“物化”,甚至有时还混用,同时并未对“物象化”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而是转向了黑格尔和韦伯的主-客体的物化理论。广松涉对卢卡奇提出了批判,认为他的物化理论依旧停留在近代哲学的主-客体模式之中,并没有把握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实质。他在《物象化论的构图》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晚期的‘物象化’概念,切合其概念内容来看,是基于与上述(指‘人本身的物化’‘人的行动的物化’和‘人的能力的物化’)‘物化’有本质区别的构想与构图之上的。晚期马克思的所谓‘物象化’,不是立足于主体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转成物的客体存在这样的‘主体-客体’图式的想法。马克思的‘物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等等的称呼。”^①

随后,广松涉在书中给出了“物象化”的定义:“基于这一点,我们作为概念规定以前的暂定表象,暂且可以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性质、形态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事态称为物象化现

^①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页。

象吧。”^①

平子友长对卢卡奇和广松涉对于“物化”和“物象化”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物象化与物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最终归结到这样的问题上: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是以怎样的方式运用事物(Sache)和物(Ding)这两个概念的。”实际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事物”(Sache),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物(比如商品、货币和资本),它与“物”(Ding)(如生产资料)存在本质差异,后者是指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然存在物。^②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塑造物的世界时,人才真正地显示为一个合于其类种存在的创造性生命”。此处提到的物(Ding)指的是技术物、客体物、被人塑形的物。^③

海德格尔对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将物与艺术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物及物性的分析,来思考天、地、神、人这四重整体以及物与整个世界的关联。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回顾了康德对于物的看法,他认为康德将并不显现的自在之物视为世界整体,也就是上帝本身。而所有显现的物与所有存在的东西都被称作物。但是海德格尔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物,而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到与存在相关的物的研究上。

①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② 平子友长:《“物象化”与“物化”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第56页。

③ 尚·布希亚(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海德格尔在不同时期对于物的指涉是有所不同的,在像《艺术作品的本源》这样早期的著作中,物其实指的是器具。而海德格尔所说的物在后期(《物》《物的追问》)指的是让天、地、神、人这四重整体栖留的东西,“物让四重整体栖留。物物化世界”^①。他将山川树石、飞禽走兽与人造物统统都视为物,显然,他所说的物此时已经变成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相对立的客体物。

雅克·拉康延续了海德格尔对物与艺术的讨论,他的观点与海德格尔存在着许多的联系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他将物的定义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史蒂夫·Z·莱文在《拉康眼中的艺术》中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死后出版的《科学心理学项目》(1895年)一书中,区分了一种事物(德语中使用的是 die Sache 的说法)和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物(德语中使用的是 das Ding 的说法),前者可以表述,而后者则是无法表述的存在,只能以回顾的方式推知,1965年后,雅克·拉康在其伦理学中也做了这样的探索。”

“在心理分析治疗过程中,无意识欲望的象征性表达有可能使复归的诱惑得到艺术般的升华,这种诱惑即为起初的、难以达到的、无形的、不可见的、不可能的欲望对象。拉康因循弗洛伊德将这种神秘的对象称之为‘物’。”^②

莱文认为,“拉康式 Ding(法语词为 La Chose)也与德国哲学

① 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孙周兴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8 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孙周兴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8 页。

家伊曼努尔·康德所使用的超验‘物本身’(德语说法为 Ding an sich)^①相关联,如同上帝或宇宙无限性,处于人的经验感知之外。对于拉康而言,此物(Thing)是个回顾性质的称谓,指存在着的无名实体,即习得语言之前所涉的全部起初经验。”^②

雅克·拉康整合了克莱因与海德格尔的洞见,提出了自己对艺术品的惊人定义:“所有艺术都可以概括为围绕‘物’的空无的某种组织模式。”^③这自然让人联系到海德格尔关于“物之物性”以及物与空无之间关系的讨论。拉康认为艺术品是非现实的,应当通过调动艺术的意指成分来表现虚幻在场而同时又切实不在场的“物”。^④

与马克思、海德格尔和拉康等人相比,鲍德里亚对于物的研究更加系统,物的理念在其思想中也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在《物体系》(*Le Systeme Des Objets*)中通过对物的剖析,来研究人与物产生联系的机制,以及由物串联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消费社会中人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为消费品的物,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应当建立在对物的符号化的认知基础上。

除了上述几位代表人物外,还有一些学者同样从不同方面

① 即上文提到的“物自体”。

② 史蒂夫·Z·莱文:《拉康眼中的艺术》,郑立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③ 史蒂夫·Z·莱文:《拉康眼中的艺术》,郑立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④ 史蒂夫·Z·莱文:《拉康眼中的艺术》,郑立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展开着与物相关的研究。

福柯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借助对词与物关系的考察来构建他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其英文版出版时被更名为《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书中的物说的是与主体相对应的事物。

埃斯波西托在《人与物》(*Persons and Things*)中透过身体的视角来探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身体是人到物转变的手段”这一观点。他在书中对马克思、卢卡奇、本雅明以及海德格尔等人关于“物”的观点做了讨论。他所指的“物”是与人相对应的客体物,包含了自然物与技术物,这点与福柯在《词与物》中讨论的一致。他赞同马克思对于物化的论断,认为“在现代世界,物因其价值而被湮灭,那个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别的,它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翻转结果。”^①埃斯波西托试图用身体连接起人与物,并通过艺术作品来思考整个社会,他表明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作用。

此外,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流行体系》等作品中揭示了符号与物的内在关系,明示了物的神话逻辑的生成机制;阿瑟·丹托撰写了《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探讨艺术与实物的区别和艺术是否仍然有其边界的问题;理查德·沃尔海姆运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方法在《艺术及其对象》中重思物理对象,反思艺术的“再现”和“表现”,最终将艺术归结为一种“生活形式”;迈克尔·弗雷德在《艺术与物性》中开展了对

^① Roberto Esposito, *Persons and Th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 61.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诠释以及对极简主义艺术的批评,他对物性与剧场性的批判开启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长达几十年的论战;2000年以后,对物与艺术的讨论研究并未停止。格雷汉姆·哈曼则站在导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的角度来探讨艺术与物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回应弗雷德对艺术中剧场性理论的批判;而简·本尼特则将物视为拥有生机力的东西,提出了物的政治生态学。

这些学者选择物作为切入点的原因不尽相同,对于物这一元素的使用也有着各自的侧重点。伴随着消费社会、人工智能、数码物的发展,学界关于物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

三、“物”的界定

通过对物的词源学考察以及对东西方关于“物”的学说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于“物”有着诸多不同的定义。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于物的含义使用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大多数时候,学界讨论物的真正目的是借物来论人,来探讨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林志明在鲍德里亚《物体系》译序中谈道:“物品不只是它所传递的信息,物品的意义不只是它的本义和延伸含义。信息传递的载体本身有一个深沉而难以知觉的意义,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实践行为。”^①

^① 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译序第14页。

针对不同学者对于物所做的众多界定,我们的讨论需要做如下几点说明:

首先,我们所讨论的绘画中的“物”,并非单纯指对象,这一点与沃尔海姆《艺术及其对象》有所不同。

其次,我们所讨论的绘画中的“物”,并非泛指与主体相对应的客体物,这与福柯《词与物》、埃斯波西托《人与物》中的“物”有所不同。

再次,我们讨论的“物”与格雷汉姆·哈曼在《艺术与物》中指称的涵盖观念、事件、行动等领域的无所不包的“物”有所不同。

从次,我们讨论的也并非老子或拉康等人讲的虚无的、非实体的物。

最后,我们讨论的“物”亦非关根伸夫及“物派艺术”讲的那种完全没有功能性的原始的自然物。

对于将要展开讨论的物,我们可以沿用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的定义:由人的功能性效用所塑性的客体存在,即技术之物。^① 我们研究绘画中的“物”,并不为了将绘画中的物进行分类,而是希望通过考察绘画中的“物”是如何从绘画的从属位置慢慢占据主角这一现象,寻找出这种转变的实质以及隐藏在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根源,进而探讨绘画艺术中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① 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译序第2页。

第二节 选择美国作为样本的原因

20 世纪的西方绘画发生的巨大改变远远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时代,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风格迥异的艺术运动发生在某个特定的百年之中。美国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逐渐成为西方艺术中心,全面经历了这百年中绘画的风起云涌。在美国,发生了 20 世纪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一些事件,产生了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与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这使得美国成为研究 20 世纪西方绘画变迁的最好样本。在这种背景下,考察美国艺术家的物观以及美国绘画中物的变化轨迹,研究被人的功能性效用所塑性的客体存在即技术之物如何从绘画的从属地位一步步占据主角,成为深入剖析 20 世纪美国绘画艺术发展、演变的一种途径。

一、美国的艺术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一些艺术家开始移居美国,为美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回顾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 1915 年马塞尔·杜尚和 1920 年阿什尔·戈尔基的到来。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阴影的笼罩,汇聚在美国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其中包含了许多 20 世纪艺术史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康定斯基等)。其后,美国逐渐成了世界各地艺术家追寻梦想之地,各个时期都有各种流派的艺术家进进出出,这种国际化分布情形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欧洲非常类似。

正是出于这种现实,我们在文中涉及的美国艺术家,并不单纯指涉美国本土出生的艺术家,而是包含了出生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欧洲移民:如汉斯·霍夫曼(德国)、德·库宁(荷兰)、阿什尔·戈尔基(亚美尼亚)、马克·罗斯科(俄国)、杰克·特沃科夫(波兰)等后来加入美国籍的艺术家,以及像大卫·霍克尼这样曾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创作的外国艺术家。

值得指出的是,艺术家构成的国际化分布与美国本土少数人宣扬的国家绘画观念并不一致,幸好大部分艺术家对此并不在意,杰克逊·波洛克曾就这一问题做出论断:

“要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确立国家的疆域是不可能的。认为存在一种鼓励的美国绘画的观念在 30 年代的本国十分盛行,在我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就好像认为有纯美国的数学或物理学一样是无稽之谈……当代绘画的基本问题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概念的。”^①

二、20 世纪美国的绘画艺术发展

19 世纪末的美国绘画,除了约翰·萨金特与温斯洛·霍默之外,并没有太多具有国际声誉的画家,绘画上的成就落后于同期的美国文学。进入 20 世纪,随着欧洲现代艺术被大量介绍到美国,在美国本土画家与欧洲移民画家共同的努力下,美国艺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① 佩佩·卡梅尔主编:《杰克逊·波洛克:采访、文章和评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1999 年版,第 16 页。原刊载于杂志《艺术和建筑》1994 年,第 61 期。